

我和子尤母子一场的又一次定格

柳红

9月6日,珠峰大本营。天刚蒙蒙亮,起身前往世界上最高的寺院——上绒布寺。  
近在眼前的珠穆朗玛峰被云彩遮住了。天气很冷。我把带着体温的一缕子尤的头发放放在寺旁石山上。抬起头,面前的珠峰露出了峰尖,太阳出来了。此时此刻,我终于了却了在西藏、在雪山纪念子尤去世5周年的心愿。而在昨天,我也把它放进珠峰流淌下来的雪之河,看着它飘向远方;前天,在纳木错的那个凌晨,则是用天石,搭了一座矮小的石山,里面存放着子尤的长发。我确信,做这一切的时候,子尤在看着我。他参与了发生在蓝天、白云、天湖、雪山之间这庄严、圣洁、平静的仪式。

我从来都这样认为,在子尤走后的5年间,就更加相信他来自天国,说不定,就是从喜马拉雅山上走来的。所以,在喜马拉雅山为子尤举行一个特殊的仪式,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天,这里的地才能给人永恒感;只有在这里,才真正感到天地灵是一体;也只有在这里,才寻求到与子尤真实的亲密接触。在圣洁之中,在庄严之中,在平静之中,没有语言,没有眼泪,甚至没有声音,只有蓝天、白云、雪山、天湖、河流,还有各种各样的石头。这是我和子尤母子一场的又一次定格。

纪念,作为母亲,我的心意,宁愿用行动,而不是文字。

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这本书是部未完成稿。

子尤曾经写好了前言,说要自己顺一遍。可惜没有顺完,就最后一次进了医院。他留下很多空白,留下一些天书,留下一些记号。无论我们是多么亲密的母子,无论我们怎样彼此活在对方的生命里,我都无法知晓他写作时的心思,无法追逐他的想象,无法猜测接下来的句子;更无法企及他的幽默和文笔。

其实,也没什么。我们看不见的,我们看不懂的,也还是在。

感谢上帝的馈赠;感谢亲友的帮助。

(本文为《英芝芬芳萃》序 子尤著)



序跋精粹

偌大的教室,讲台上有两个话筒,我一个,学生一个,我上课喜欢和学生互动。戏称是我的“助教”。遇到胆小怯弱的,就不敢上来了。那一天,我就遇到一个。

她叫小佳,四年级的女生。我一连叫了几声,就是没人答应。

我一看,一个坐在后排的女生面孔已经发白,无比紧张地看着我。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个胆怯的孩子,也许从没上过讲台。我立刻缓和语气,又叫了一声。她低下头,不敢看我。我索性走下讲台,来到她的面前。我知道,这一次上讲台对于她意味着什么。我的语气从来没有这样柔和:“小佳,走,别怕。”她纹丝不动,手紧紧抓住了课桌,好像我要拉她似的。我依然不恼不火,俯下身,几乎贴着她的耳朵,小声说:“没关系的,说两句就下来。”我明白,只要她能上

讲台

张成新

去,就跨出了成功的第一步。这时,全班近200个学生都齐刷刷地望着她,有同学还鼓起了掌。我拉着她的手,她的手冰凉,手心湿漉漉的。“看,大家为你鼓掌呢。”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她把课桌抱得紧紧的,居然流下眼泪,哭了。

可以说,我把一个老师足够的耐心和浑身解数统统使了出来,毫无效果。执着我的秉性,我又热血沸腾了,对着全班发誓:“一个月内她不上讲台,我就不做老师!”

课后,我立刻与她家

长电话联系。她妈告诉我的一件事,让我万分震惊。她说,她上幼儿园的第一天,举手要小便,老师说,现在不是家里了,下课再去。过一会儿她又举手,老师又说,再等等,就要下课了。可是,她等不及了,小便从裤子里淌到地板上。全班小朋友哄堂大笑。她妈沉重地说,从此,她见到老师就像老鼠见到猫,上课再也不敢发言。在学校的班级里,就像没她这个人一样,老师从不叫她。

我捂着电话,心情和她妈一样沉重,孩子稚嫩的心灵就这样无意中扭曲了。我马上说,请你女儿听电话,好一会儿,耳机里传来阵阵嘈杂声,最后她妈说,她躲在她自己房间里不肯出来。

几天后,我去家访。她怯怯地站在一边,一声不吭。我送给她两本我自己写的书,她高兴地接受了。她妈说,老师送你这么好的书,不说声谢谢?她迟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活跃在文化圈里的董鼎山、董乐山兄弟是我的二叔和三叔。

鼎山与乐山的书桌

董森林

也许像二叔的文章:《碧亚的小阁楼》。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现实或梦幻中的小阁楼。从十岁左右时起,我常常一个人爬到家中三楼的小房间去,关起门来。在一张二叔和三叔几年前使用过的老式书桌的抽屉里,翻阅偶然发现的各色宝贝。那时二叔去国已有数年,三叔、四叔和姑姑也去了北京。我自以为成了这张书桌的合法继承人,可以随意翻阅。

首先映入眼帘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们二人不同年代的相片,从少年时代兄弟几个、穿着夏布长衫、圆口布鞋在宁波与祖父的合影。到上海后在校园中与男女同学的合影,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也有西装革履、头发锃亮风度潇洒的艺术照。

厚厚的一本圣约翰大学一九四七年度毕业生年鉴,图文并茂,也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找到了头戴学士帽的三叔,教会背景的校史,充满西洋风格的校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知道二叔也是这所学校毕业的,我想象有朝一日也会是该校的学生,所以圣约翰成为心目中唯一曾向往过的大学。



董森林

我对二位叔叔的感性认识,源自一张老旧的书桌一点也不为过。通过他们的文章我已能了解:二叔游离于现实世界的浪漫风格,三叔则是严肃的现实世界的评论文章,即使他有限的几篇小说也显得远较他当时的年龄成熟。不同的性格造就了不同的文风和不同的人生道路,这一点当年就已有所显示。

片刻,终于小声说:“谢谢我临走,故意说,不送送我?她没吭声,但还是拉着她妈的手,送我到电梯口。我又说,帮我叫一辆出租车,好不好?这下,她很起劲,奔到小区门口,很快拦了一辆。我上车后,这一次,没人提醒,她朝我挥挥手,说:“张老师,再见。”

接着几次课,我没叫她,下课后故意来到她面前,翻翻她手里的书,问,好看不好看?瞧瞧她的花裙子,说,谁买的?我发现她不是不能说话,不会说,而是不敢说。她和同桌的女生说得有滋有味呢。一个月很快到了。说

上了初中后,我的兴趣是翻阅他们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的剪报,它们都被小心翼翼地裁剪下来保存着。我得坦白地承认对三叔署名麦耶的剧评,只是让我知道不少导演和名演员的大名,但文章内容并未留下什么印象。倒是二叔描写少男少女朦朦胧胧的感情故事以及令狐替这个怪异的笔名,却让我记忆深刻。以至于五十年后鼓励二叔把它们都收在《最后的浪漫史》这本集子中,但书名却是当年的《幻想的国土》更贴切些。

最有趣的是许多四十年代的期刊杂志:《幸福》杂志以及《西风》、《万象》等。从文章中熟悉了沈寂、张爱玲、李君维、上官牧等各位前辈作家。凡能找到的期刊,甚至《申报》、《新闻报》的年度合订本,我都无所不读。从报刊中了解到当时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及当事人,同样让我感兴趣。

说我对二位叔叔的感性认识,源自一张老旧的书桌一点也不为过。通过他们的文章我已能了解:二叔游离于现实世界的浪漫风格,三叔则是严肃的现实世界的评论文章,即使他有限的几篇小说也显得远较他当时的年龄成熟。不同的性格造就了不同的文风和不同的人生道路,这一点当年就已有所显示。

这一步,就是ok啦。我使出极度的耐心,握住她的手,满腔热情地说:“拉着张老师的手,大胆往前走!”

啊,她稍一犹豫,看我一眼,慢慢站起来了!她拉住我的手,终于走上了讲台。顿时,课堂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走上讲台,我忍不住调侃一句:“谢谢小佳小姐,我又可以做老师了。”这时候,我已经浑身是汗。

两年后,小佳妈妈告诉我,小佳成了中学广播站主持人;去年,她妈又告诉我,小佳现在在澳洲进修媒体专业。



夜光杯

人们站在大地上观看彩虹,宛如站在想象中的圆锥体的顶点上。光线透过水雾层反射进入眼帘,形成了一个锥体表面,彩虹本身则成了锥体的轮廓。彩虹的最外一圈,即红光最亮的部分,它射向你的光与太阳的光形成了大约42度的夹角,彩虹的其他色束都位于这道红光束之内。

但人们要问,为什么这样一个圆的锥体,我们却只能看到其中的一段呢?这是因为只要我们是站在地球上,彩虹的其他部分就会隐藏起来的缘故。只有当你变换了你的立足点,如在飞机上从空中看彩虹,锥体的其他部分就会显露出来。太阳光不仅会被位于你头顶上的水雾层折射,而且也会被那些位于你脚下的水雾折射,正是基于此,我们有时看到彩虹的真正形状,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圆。

彩虹的形状

孙廷生

人们站在大地上观看彩虹,宛如站在想象中的圆锥体的顶点上。光线透过水雾层反射进入眼帘,形成了一个锥体表面,彩虹本身则成了锥体的轮廓。彩虹的最外一圈,即红光最亮的部分,它射向你的光与太阳的光形成了大约42度的夹角,彩虹的其他色束都位于这道红光束之内。

但人们要问,为什么这样一个圆的锥体,我们却只能看到其中的一段呢?这是因为只要我们是站在地球上,彩虹的其他部分就会隐藏起来的缘故。只有当你变换了你的立足点,如在飞机上从空中看彩虹,锥体的其他部分就会显露出来。太阳光不仅会被位于你头顶上的水雾层折射,而且也会被那些位于你脚下的水雾折射,正是基于此,我们有时看到彩虹的真正形状,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圆。



过年 (彩色剪纸) 澄子

我本来随父母住在虹口的西边,1943年秋冬之际迁回漕泾清源里,这里本来就是我的住宅,后来给日本人用去。住在我们这幢房子的是一个搞航空的日本高级知识分子,1943年这个人返回日本,把房子交还给我们。我们当时搬回来的时候,住宅里都是榻榻米,糊白墙纸,纯粹日本风格。我们这条弄堂里1号2号3号,都是独栋头的。3号住过国民党的虹口区副区长。弄堂里住的大多都是知识分子、高级职员、工商业者。当时,因为我爸爸的朋友是造这

里房子的,他听说我们要买房子,就叫我们挑选,所以我家这幢房子楼层非常高,天井最大。

我的妈妈是画家关紫兰,广东南海人,生在虹口。到去世前,她一直住在清源里的房子。1923年中华艺术大学西洋画科毕业,就是现在的左联遗址纪念馆,是这个学校的第一批学生,陈抱一的学生。后来,她到日本去留学,并在日本开过画展。她的一幅油画水仙花,曾被印成明信片发行日本。当年名气很响的《良友画报》,称她为油画家中的“佼佼者”。三十年代,她和刘海粟、林风眠名气一样响。抗战时期,日本人请她出来做事,她坚决不肯,很有骨气。我妈妈非常同情穷人,经常给穷人铜钿,人家很尊重她。她这个人重情义,很豪爽,碰到自己的老师及其后代有困难,常常慷慨解囊,给予帮助。

母亲长期保持着老派的生活方式,在“文革”当中都不改变,她每次出去,喜欢理发、美容、擦点香水,始终保持很风雅的派头,还保持着喝咖啡的习惯,一直到晚年,她经常散步到德大和红房子去喝咖啡。再后来,年纪大

了,就到附近四川北路对过的燕记西餐社。我母亲还喜欢骑马、驾车,当然这都是老早的事体了。

我记得几年前,南京路王开照相馆地下室,因为自来水管子破裂,浸湿了一只旧纸箱,打开一看,竟是一大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名人的老照片。晚报得知后,挑了几张登出来,其中有一张是被王开照相馆认为是阮玲玉的侧面照。当天报纸到手,我一看,搞错了,这不是我妈妈吗?第二天,我赶到王开,拿出一张我妈妈1926年也是在王开拍的正面照给他们看。王开的人拿着这张照片,跟阮玲玉的照片一对照,眉眼都跟我妈妈相像,但神态不大像。他们说对不起对不起,将阮玲玉与我妈妈搞错了。也难怪他们搞错,我妈妈与阮玲玉活脱活像,都是瓜子脸,一双眼睛水汪汪的会说话,很有气质。接着,晚报又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这是我妈妈,不是阮玲玉”,把事情纠正了过来。

一般人认为,老天爷是公平的,给了你绘画的才能,就不会给你漂亮的面孔。像我妈妈这样才貌双全的美女画家,连上帝都要妒忌。

我妈妈画得好,她为人处事低调,也不喜欢追潮流,画作也比较超然,画的都是日常生活主题,小资情调比较浓,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似乎被淡忘了。

现在我妈妈的画,一幅可以卖到很高的价了。我妈妈1986年过世,去年我们把家里整理出来她大部分的画和其他文物,捐给了上海历史博物馆,也算完成我妈妈的心愿了。

(葛建平、刘莹 整理)

明日请读一篇 石库门生活口述 《德仁里轶事》

十日谈

石库门生活口述 《德仁里轶事》

如果有陌生人告诉你,眼下有个升官发财的机会,他可以为你支招,你要不要这个机?你听了一定会心生疑窦:有这等好事,他自己为什么不干?这不,清末“某省某(县)令”还真遇到了这等看似天上掉馅儿饼的事。清人丁柔克记载,有个穷困潦倒的县令,不知为什么,竟然落到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地步。史料这样说估计有所夸张,无非想表述县令正面临窘境。

有一天,窘况下的县令遇到一个古董商。古董商看着愁眉不展的县令,说,你如想富贵,就应该动脑筋想办法,发挥聪明才智。县令觉得古董商分明是说风凉话,所以听罢无语,只是无奈地长叹口气。想不到古董商不依不饶,一脸认真地对县令说,我可以教你富贵的办法,只是你富贵以后,怎么报答我?县令看古董商不像是开玩笑,便脱口回答道,如果我富贵了,你提什么要求我都答应。古董商道了声,好!即便给县令支招。古董商说,我手头有两对上好的玉镯,一对值500两银子,一对值800两银子。前天,你上司的如意夫人想问我买而没有买成,她舍不得花钱。这时候县令接话说,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让我买下你的玉镯,然后送给我上司的如意夫人。古董商笑道,你果然不缺聪明。是的,这就是我想教你的方法。你买下我的玉镯送过去,你上司的如意夫人肯定高兴;她高兴了,晚上给你上司一吹“枕边风”,提拔你还不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县令却摇头向古董商摊牌道:你这办法虽好,可是我没有钱买你的玉镯。古董商似乎早已料到县令会说这话,立刻回道,钱的事不难,算我先借给你,只是你提拔到任后,必须以三倍的钱偿还我。县令欣然答应。

于是他便从古董商手里“买”下了那对价值500两银子的玉镯,于第二天给上司的如意夫人送了过去。没想到仅过了一天,这对玉镯就被上司的如意夫人差人退了回来。来人暗示道,夫人嫌这对玉镯圈口小了点,她更喜欢大点的。县令立刻去找上古董商,一说此事,两人相视而笑。县令随即将那对价值500两银子的玉镯还给古董商,换成了价值800两银子的玉镯,然后又给上司的如意夫人送去。这次对方果然“乃收之”。三天以后,一切果如古董商所料,县令“得微委一优缺”,也就是说他真获得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这就回到了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有这等升官发财的机会,古董商自己为什么不争取?殊不知,这其真正是古董商的精明之处。古董商对清代官场腐败情况显然太了解了。他知道混迹清代官场,一方面固然可以利用职权,为自己大把捞钱,但另一方面弄不好也随时会有掉脑袋的风险。作为精明的商人,他当然清楚官场一如赌场,只不过官场赌的是一己乃至全家人的生命(所谓株连)。古董商可以赌钱,却不愿赌命。但看着有利可图的机会,他又不愿放过,这才有了穷困潦倒的县令支招之举。古董商很清楚,给这个正陷入窘境在县令用以行贿的玉镯会有可能不起作用,到时候县令没能升官发财,玉镯钱他也还不了。但这对古董商来说,最多也就是赌输了钱。而古董商显然对县令行贿成功很有把握;也相信县令“升官发财”会水到渠成。到时候,县令以三倍之数还他玉镯款,他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赢家。事实证明,商人从不做亏本生意,何况这是一个通晓清末官场游戏规则的古董商。

陆其国

古董商的算计

陆其国

陆其国